



中国近代史话
ZHONGGUO JINDAI SHIHUA

第一次鸦片战争

李剑桥·吴景山·竭宝峰/主编

历史是人类智慧睿智的源泉

普及读物

辽海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话
ZHONGGUOJINDAISHIHUA

第一次鸦片战争

历史是人类智慧睿智的源泉

普及读物

李剑桥·吴景山·竭宝峰/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话/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6. 12

ISBN 978 - 7 - 80711 - 714 - 8

I. 中... II. ①李... ②吴... ③竭... III. 中国 -
近代史 - 普及读物 IV. K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0447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98 万字 印张: 90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0 元(全 20 册)

前 言

中国历史渊源流长,本书用简洁、生动、准确的语言将中华民国以来的历史文明、社会度战争战风云人物编写成这本《中国近代史话》。

历史长河,弹指瞬间,却有多少人间悲欢,民族盛衰,国家兴亡。其中政事得失,经济利弊,人物升沉,凶吉祸福,如云至,如烟去;荣辱进退,是非功过,爱憎亲疏,世情冷暖,历历再目。

编者以求实的精神为原则,真实、全面、客观地叙述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化、历史伟人、乱世奸雄、工农商学、世俗百姓的沉浮。

以史为鉴,愿广大读者能从中分辨是非,知善晓恶。

编 者

目 录

罪恶的鸦片输入	(1)
欲行禁烟阻力多	(5)
道光禁烟意难决	(11)
林则徐民间私访	(23)
露原形豫坤损银	(34)
义律被迫交鸦片	(43)
林则徐销烟抗英	(53)
禁烟功臣遭革职	(58)
抗英逆旨陈连升	(63)
关天培战死虎门	(68)
三总兵定海浴血	(73)
三元里起平英团	(81)
牛栏岗英军被俘	(86)
三元水勇烧英舰	(94)
《广州和约》蒙耻辱	(103)
《南京条约》丧国权	(108)
裕谦誓守镇海城	(113)
陈化成战死吴淞	(120)
黑水党英勇抗英	(127)
魏源著书为富强	(131)

罪恶的鸦片输入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为了防范欧美殖民者对沿海地区的骚扰，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闭关政策。闭关政策的实行起到了保护封建经济、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作用。因为它是一种严格限制贸易的政策，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助长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消极保守、力图维持现状的思想。

正是由于清政府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加之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给了英国的商品以顽强的抵抗，所以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是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当时来广东贸易的外国商船，所带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19 世纪初，每年从广州流入的银元在 100 万两至 400 万两之间。这种贸易逆差状况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外交活动和武装恫吓，企图打破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另一方面，开始利用鸦片这种特殊商品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攫取血腥的暴利。

鸦片是从罂粟中提炼出来的，俗称大烟，原产于印度、小亚细亚等地。唐朝时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那时是作为安神、止泻、镇痛的药品使用。1729 年前后，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不超过 200 箱。鸦片含有吗啡、尼古丁等麻醉毒素，一旦吸食便不易戒除，所以很快就作为吸食毒品流传开了。

最早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是葡萄牙。18 世纪初英国商人开始

向中国输入鸦片。1757 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占领鸦片产地孟加拉后，强迫当地农民扩大鸦片的种植，英商就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1773 年，英属印度政府正式确立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的政策，同时授予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权，后又许其自行设厂制造。自此，英国从印度向中国输入的鸦片剧增。

自 1800 - 1822 年起，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历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箱数如下。

1800 年 4, 570 箱

1821——1822 年 5, 959 箱

1830——1831 年 19, 956 箱

1835——1836 年 30, 202 箱

1838——1839 年 40, 200 箱

除了英国向中国偷运鸦片以外，美国和俄国也分别从土耳其、波斯和中亚大肆向中国偷运鸦片。

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鸦片贩子，都有很大利润。首先是东印度公司。以 1813 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为 237 卢比，而它的拍卖价格，包括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为 2428 卢比，超过原来成本的 9 倍。鸦片税是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的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 - 1830 年印度政府的鸦片税收已超过 100 万英镑，约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烟贩。对于鸦片贩子来说，走私鸦片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一则它是偷运进口的，不需纳税；再则中间烟贩买鸦片是预先一次把钱付清的。贩卖鸦片，不仅可以赚取高额利润，而且稳妥可靠。以 1817 年为例，上等鸦片在印度每箱拍卖价为 1785 卢比，在中

国的卖价为 2618 卢比，两者差额为 833 卢比，折合银洋为 400 余元。扣除少数运费等，大部为实际所得的利润。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 1000 元。许多鸦片贩子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都发了横财，有的当上了“议员”，有的捞到了“爵士”头衔。

鸦片贸易与英国政府和一切对东方贸易有关的资产阶级也有深刻的关系。对英国政府来说，茶叶税是其大宗的税源。从中国输往英国的茶叶，到 19 世纪 30 年代增加到 3000 万磅以上，英国政府的茶叶税收，1793 年是 60 万磅，到 1833 年就增加到 330 万磅，英国从中国运出这样多的茶叶，主要是靠鸦片走私换取的。对于一切与东方贸易有关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当时在东方的主要市场是印度。从 1814 到 1835 年的 21 年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纺织品之所以能够在印度日益大量销售，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英国侵略者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印度农民是用种植鸦片的收入来购买英国纺织品的。英国在印度大量销售棉纺织品及其它工业品以购买鸦片，然后再用这些鸦片到中国换取其他所需要的丝、茶等物。在英、印、中即纺织品——鸦片——丝、茶这个三角贸易关系中，英国资产阶级获取了双重利益。可见，鸦片贸易是和英国政府及整个英国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的。

由于鸦片输入额的激增，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中的长期优势，由原来的出超变为入超，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总计中，鸦片已占到了 50% 以上。英国通过鸦片输出每年从中国掠走的银元达数百万之多。据统计，从 1820—1840 年的 20 年间，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大约在一亿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中国银货流通总量的五分之一。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首先鸦片摧残人的身体健康，它使吸食的人身体衰弱，精力耗散，神志萎靡，丧失劳动能力。马克思曾愤怒指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在道光时代，鸦片的销售已遍布全国。据 1835 年的估计，受鸦片毒害的人已达 200 万之众。

其次，鸦片贸易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金融恐慌，导致了银贵钱贱的后果。当时社会通用货币是白银和制钱，银子用于大宗贸易和政府税收，民间贸易则普遍使用铜钱。

1794 年，一两纹银可兑换制钱千文，到 1838 年增加到 1600 多文。劳动人民辛苦得到的是铜钱，但纳税却要以白银计算，这样，即使不增加原有税额，生产者也须出卖更多的产品，才能换得足够的铜钱去折成银两，缴纳赋税。人民群众的负担，无形中增加了 60%。同时，白银的外流，又影响到清政府的课税收入，使其财源日益枯竭，财政陷入困境。

再次，鸦片的泛滥使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加深，吏治更加腐败。清政府从 1729 年第一次颁禁烟令起，多次下令禁烟，嘉庆初年下诏禁止鸦片入口。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是因为，一方面英美鸦片走私者以收买、贿赂清政府官员等手段，破坏禁烟；另一方面是腐败的清廷官员依法求贿。因而使全部禁烟令都归于失败。上自朝廷和督抚大员，下至禁烟缉私的官员兵弁，许多人都从鸦片走私中受贿取利。而吸食鸦片的贵族、官僚，为了支付鸦片烟款而加紧搜刮人民，加深了阶级矛盾。尤其是八旗和绿营将士广泛吸毒，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形成“野有游民，国无劲旅”的现象，更直接影响了清朝政权的稳固。鸦片烟毒已经侵蚀了大部分统治阶级，使清政府也感到它的统治机构行将陷于瘫痪，因此不得不考虑采取措施来解决鸦片问题。

欲行禁烟阻力多

道光十八年11月11日，道光皇帝召见了林则徐。在第二次召见后，道光帝想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并把广东的水师也归林则徐指挥。他把这一想法下谕给军机议复。

这消息像一阵狂风，使死水般的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满朝文武官员议论纷纷。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书房内同几位心腹密友秘密地议论着这件事。

穆彰阿是满族人，进士出身，在满族官员中是一名少见的笔杆子，故而深得皇上的器重。此人身材高大，体胖肚凸，须眉稀疏，看人想事时，总爱把他那双细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这位军机大臣为人处世，态度圆滑，喜怒不形于色。他表面上总爱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架势，暗地里却结党营私，和他的门生亲信，互相标榜，互相吹嘘，以升官进爵为目的。因而他在宦途中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爬上了有无尚权威的军机首辅的宝座。

穆彰阿摇着脑袋叹了口气，说：“这可是一件大事，马虎不得。林则徐是个才智过人的汉人，在汉族百姓中很有威望，岂能再让他当钦差大臣掌握关防，握如此重大的兵权！如果破例让此人手握兵权，一旦心怀不轨，我大清一统江山，不会亡于鸦片烟，倒会亡于这个汉人！”

坐在穆彰阿对面的御前大臣奕山听了，气冲冲地站了起来，

就往外走。穆彰阿忙问：“哪里去？”

“我要面见皇上，绝不让皇上违反祖宗的规矩，绝不能开这个例！”

奕山是镶蓝旗人，是皇族宗室。此人中等身材，脸色白皙，身体健壮，自幼喜练武功。道光元年，皇上面试绿营技艺，奕山五箭俱中红心，受到皇上的赞赏，赏给了他一件黄马褂，任命他充当御前侍卫。后来他又当过伊犁将军，现在是御前大臣。由于他经常在道光帝身旁，能和皇上说上话，穆彰阿有心拉拢他，因此，对他另眼看待。奕山见穆彰阿是当朝军机首席，掌宰相大权，也有心巴结他，所以，他二人来往密切，互相倚为心腹。

奕山想面见皇上劝阻，穆彰阿说：“皇上这会儿正在兴头上，能听得进你的话吗”

奕山听了唉声叹气，无可奈何地坐了下来，很不甘心地说：“唉！您老说该怎么办？难道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汉人去掌管钦差大臣的关防，到广东去断绝朝廷这笔大财源吗？这鸦片药材一项，每年都能收几百万两的银子。若断绝鸦片烟贸易，国库拿什么去充实。

琦善坐在一旁，两腿一跷，捋着胡须，满不在乎地说：“依我看，咱们不必管他。他林则徐到了广东，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就会被皇上锁拿到京，由中堂大人的军机处议处。”

琦善，满族正黄旗人，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此人身材矮小，一副猴儿嘴脸，两只小三角眼，是个不学无术的酒色之徒，除了擅长寻花问柳、搜刮钱财外，别无所长。由于他听从穆彰阿的话，又用大量金银财宝去结识亲王贝子和朝中权贵，这伙儿人经常在道光帝面前为他吹嘘，所以，他深受皇帝的器重和信任。他在天津见过洋人的军舰大炮，认为要禁止洋人贩卖鸦片烟，是根本不可能的。

穆彰阿和奕山听琦善这么一说，莫名其妙，都睁大眼睛，盯着琦善，等着听他的下文。

琦善以为这是明摆着的事，不用多说，就没有再往下说。奕山憋不住了，问道：“琦善兄，你的话是什么意思？”琦善看见他俩询问的目光，才想起他们一直住在北京，没有见过洋枪洋炮，便说道：“请想一想，这林则徐去的地方是广东，不是他的湖广。广东有洋人，洋人的洋枪洋炮可不是好惹的。他林则徐若按照他的办法去办，不让洋人卖鸦片烟，洋人岂肯善罢干休？洋人船坚炮利，广东却一无军舰大炮，二无强兵健勇，三无银两钱粮，我看他林则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是无能为力的。他要是去广东禁烟，就叫他禁去吧。让他去碰碰洋钉子，叫洋人教训教训他，使他头脑清醒清醒也好。”

奕山不以为然地说：“你还不知道这林则徐，他是真有股子傻劲儿。他在湖广禁烟很认真，那里的鸦片烟，几乎被他禁绝了。当然啦，烟禁与不禁，我看倒无关紧要，老中堂说得对，这钦差大臣的大权，要是允许落到这个汉人手里，他要一变心，我满族子孙，就会被汉人斩尽杀绝。你我一定要奏明皇上，请皇上收回圣命。”

穆彰阿道：“不忙，咱们还得从长计议。”

于是，他们便议论了用什么办法去对付道光帝和林则徐的计谋了。

他们所议论的林则徐，字少穆，是福建侯官人。他母亲陈帙于1785年8月13日生他时，恰值新近就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鸣锣打轿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父亲林宾日便给他取名则徐，意思是盼望他能象徐巡抚那样造福于福建人民。

林则徐生长在较早受到西方殖民主义侵扰的对外贸易港口福州，出生在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少年时，他曾一度

过着负债缺粮的清苦生活，只有到了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才能吃上一餐素炒豆腐。母亲和姐妹们曾经从事过剪纸花的手工劳动。林则徐自幼刻苦学习。还在儿童时期，对他要求严格的父亲，为考他的才能，看着院里的一只鸭子，出了个对子：“鸭母无鞋空洗脚。”林则徐立即指着一只鸡答道：“鸡公有髻不梳头。”他的父亲不禁暗暗称奇。有一次，老师带着学生游鼓山顶峰，一时兴起，以“山、海”二字为题，叫学童们各做一副七言联句。别的学童还在静思默想的时候，林则徐已站起吟道：“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老师很是惊喜，夸林则徐是“神童”。此后，这件事被传为佳话。林则徐 13 岁中秀才，20 岁中举人。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逼得他不得不离开家乡，到闽县衙门当书廩。后来他还在厦门当过书记，在家乡和闽东北当过私塾先生。这些生活经历，使他接近了下层、了解到民间疾苦。

他很喜欢研究经史，博览诸子百家，注意经世致用。他欣赏唐代柳宗元被流放后的斗争精神，称赞柳宗元的文章是“言必己出”，“不人云亦云”。他也很敬佩当代名士龚自珍和魏源，称赞他们的诗文有独到的见解。

他目睹鸦片在福州、厦门地区的流毒，早就感到鸦片烟侵入的危害，觉察到英国侵略者的险恶用心。福建人民反抗早期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传统，郑成功父子火葬西方殖民者兵舰的英雄事迹，都影响了他的思想。

1811 年，林则徐 27 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而进入仕途。

他现年 54 岁，中等身材，方脸阔额，眉目疏朗，神采威秀，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他举止虽然庄重威严，令人敬畏，但和下属官员、百姓谈起话来，却态度平易近人，能使人畅所欲言。

1823 年，他 38 岁时，任江苏按察史。这一年全国很多地区

都遭到了水灾，江苏也是灾区。地方官眼看着灾区百姓饿死，也不肯开仓放粮救济，灾民遂成群结伙向富户强行开仓借粮。此时一些富户士绅便勾结官府，联名和督抚请求派兵镇压。江苏巡抚韩文绮正调兵准备前往“剿匪”时，林则徐赶上前去阻拦，并自告奋勇，愿独自一人去办这件事。他亲自坐着一叶扁舟去灾区，一面以温言劝慰，一面采取措施解决了这场纠纷，使灾民度过了灾荒。灾民非常感激林则徐，称颂他为“林青天”。

1823年，他先后在河南督修过堤工，在陕西、湖北、江宁当过布政使。他所到的地方，许多贪官污吏被他撤了职，他还兴办了水利，所以，一时名扬天下。当时穷苦的老百姓很欢迎他，说：“林大人来了，咱们可以活命了。”老百姓还把他的事迹编成歌谣，在城乡传颂。

1831年1月，他升任河东河道总督。当时办理河务，被认为是肥差。常言说：“经手三分肥。”办理治河工程，要经手大量的银钱和器材，还能不发大财！可是，林则徐不但自己不贪污，还严格地审查下属。他总是亲临现场，不厌其烦地细心检查，只要发现谁有贪污行为，就严格惩处。有一次，他了解到黄河堤坝的“垛料”最容易弄虚做假，便不辞辛苦，在烈日炎炎、汗流浹背的酷暑天气里，对上千个料垛都逐一检查，一经发现谁偷工减料、损公肥私，便立即严惩，毫不留情。道光皇帝知道了以后，也称赞他说：“向来河区查验料垛，还没有象林则徐这样认真呢。”

1832年，他被派到江苏去任巡抚。当地老百姓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几万人沿途迎接。由于江苏是殷实富裕的地方，特别是大江以南的苏州、松江、常州和镇江四府、太仓一州，更是鱼米之乡，所以征税格外重。1833年，这一带遭受水灾，官府仍不

减少税款，老百姓交纳不起，就威逼勒索。

道光帝还下谕责备林则徐等虚报灾情，搜刮不力，说：“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只知博取声誉！”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农民被逼出外逃难，有的人只得组织起来，发动武装暴动。林则徐不顾一切，声泪俱下地向道光帝申辩说：“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和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为邦本也！”“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这后一句话倒符合了道光帝的“休养生息”的心思，遂缓和了追逼。林则徐还捐出自己的养廉费，并劝导各级官员及绅商大户，捐银赈济。

他又兴办水利，以工贷赈，这样就使千万家灾户度过了荒年。“林青天”的名声，遂传扬全国。

1837年，他升任湖广总督的时候，见很多人都吸鸦片成瘾，受害很深，觉得这确是一大祸害，遂一面严厉禁烟，没收烟土烟具，一面研究出一种戒烟药，使许多吸烟的人，服药以后断了烟瘾，身体由弱变强。所以林则徐认为，只要认真推行禁烟政策，鸦片烟是可以禁绝的。

当时鸿胪寺卿黄爵滋等，先后向道光帝奏请严禁鸦片。

道光帝令各大臣对禁烟的事各抒己见。当时大臣们议论纷纷，以军机首辅穆彰阿为首的多数大臣反对严禁。林则徐便上书支持禁烟，并根据他在湖广禁烟的经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禁烟办法。他在奏折里说：“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的兵。”这些话立即得到了道光帝的重视，遂下旨召他进京陛见，并准备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林则徐对道光帝这一特殊恩遇，深为感激，准备接受使命，启程去广州。

道光禁烟意难决

林则徐准备去广州赴任钦差禁烟，行前一日，忽听家人来报琦善来了。

林则徐听说琦善来了，心头一愣，感到奇怪，心想：“琦善在禁烟一事上，素来与自己意见相反，我和他也没有什么来往，为什么他突然来见我呢？”他说了声：“有请！”立即穿上袍褂，步出中堂相迎。

二人进了书房，分宾主坐下。家人献罢茶，琦善把腿一跷，捋着胡须说：“穆老中堂叫我来关照一声：这广东地方，非同湖广内地，禁烟之事，涉及洋人，关系重大，少穆还须慎重考虑。”

林则徐拱一拱手，谦虚地说：“谢谢中堂大人的指点，兄弟记下了。”

琦善说：“近来由于回疆之乱，耗费颇大，少穆是知道的。朝廷苦于国库空虚，极欲富国强兵。穆老中堂正在设法广开财源，避免兵祸。少穆身为湖广重臣，想必会极力为朝廷安定边疆、增加税收着想的。”

林则徐听了，才知道他是穆彰阿派来阻拦自己去广东禁烟的，遂反驳道：“弟奏请皇上严禁鸦片，使我大清的几千万两白银不再流入外洋；大清成千上万的人民，不再遭受洋烟的毒害，正是为了富国强兵。静老为直隶重臣，身处海关，此中道理，一定比弟明了。”

琦善道：“少穆之言，虽不无道理，怎奈我大清的现状，犹如多病身虚之人，只宜静心休养，不能再经受风雨，待病除体壮，方可动步。故而凡事宜息事宁人，不可轻举妄动。”

林则徐说：“善医者，治本；善养者，强身。不除病邪，不能治本；不经风雨，不能强身。我大清之病，病在痢银；禁烟犹如止泻，实为对症之良方。”

琦善见林则徐志在去广东禁烟，无法阻止，便退一步说：“少穆如果上任广东，禁烟之事，要多和厚庵商量。厚庵在海口监督禁烟多年，皇上很信得过他，穆老中堂也很器重他，你要多尊重他的意见，这样，老兄的钦差大印才会掌握得牢靠。”

林则徐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琦善不过是个直隶总督，就仗着是满人贵族，依靠穆彰阿的势力，全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还叫他去听豫坤的话，并打着皇上和穆彰阿的招牌来压他。心里很气愤，又不便发作，便话中带刺地说：“禁烟之事，非群策群力不能办好，一切对禁烟有益的话，我都是要尊重的。”

琦善听林则徐的话软中带硬，无意驯服，便威胁地说：

“洋枪洋炮的厉害，我想你是知道的。凡事要和英领事义律多商量，一切事情，要适可而止，千万不要挑起战端。”

林则徐反驳道：“中堂此话欠妥！英夷是贩卖鸦片烟的罪魁祸首，不禁绝英夷贩毒，禁烟便是空谈。对英夷，只能制服，谈不上和他们商量。”

琦善听林则徐出口顶撞，很不耐烦，便板着面孔，提高了嗓音威胁说：“别忘了他们有洋枪洋炮！”

林则徐毫无惧色，说：“我天朝兵勇也不是赤手空拳！英夷贩卖鸦片，荼毒我国人民；禁烟是人心所向，只要正义在我，英夷的洋枪洋炮，又能如何！”